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

斯大林著

十月變革和民族問題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四年。莫斯科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斯大林著

十月變革和民族問題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四年。莫斯科

613341-7

出版局聲明

本版斯大林著十月變革與民族問題一書，係按蘇共中央附設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學院所編斯大林全集第四卷俄文原版譯出。

目 錄

- (一) 二月革命與民族問題…………… 5
- (二) 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 8
- (三) 十月變革底世界意義…………… 12

民族問題不能認為是一種什麼孤獨自在，一成不變的東西。民族問題不過是關於改造現存制度整個問題的一部分，它完全是由社會環境方面的條件、國家政權的性質和一般由全部社會發展進程來決定的。這一點在俄國發生革命的時期表現得特別明顯，此時民族問題和俄國各邊區的民族運動，依着革命底進程和結局而迅速和有日共觀地改變自己的內容。

(一)

二月革命與民族問題

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一九一七年二月），各邊區的民族運動帶有資產階級解放運動的性質。俄國數百年來被「舊制度」所壓迫所剝削的各民族，初次感覺到自己的力量而奮起對壓迫者作戰。「消滅民族壓迫」——這就是當時運動底口號。俄國各邊區轉瞬間就佈滿了所謂「全民族的」機關。領導運動的是民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知識分子。拉脫維亞、愛沙尼亞邊區、立陶宛、格魯吉

亞、阿爾明尼亞、阿捷爾拜疆、北高加索、基爾吉茲和窩爾加河流域中部的「民族議會」；烏克蘭和別洛露西亞的「拉達」；比薩拉比亞的「斯法圖耳澤里」；克里木和巴什基里亞的「庫努爾泰」；土爾克斯坦的「自治政府」等等，——這就是那些民族資產階級藉以聚集力量的「全民族的」機關。當時的問題是擺脫那構成民族壓迫「基本原因」的沙皇制度而建立民族資產階級國家。民族自決權曾被解釋為邊區民族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和利用二月革命來建立「自己」民族國家的權利。革命進一步的發展，是沒有並且也不能為上述各資產階級機關所打算到的。同時它們忽畧了一點，即起而代替沙皇制度的是沒有帶假面具的赤裸裸的帝國主義，這個帝國主義乃是各民族底更強大更危險的敵人，它是新花樣民族壓迫底基礎。

但是，沙皇制度的被消滅和資產階級的登台執政，並沒有使民族壓迫消滅下去。起而替代了舊有粗蠻民族壓迫形式的，是新的、精巧的、但同時却更危險的壓迫形式。李沃夫—米留可夫—克倫斯基的政府，不但沒有放棄民族壓迫的政策，並且還組織了新的進攻去對付芬蘭（一九一七年夏季驅散芬蘭國會）和烏克蘭（毀滅烏克蘭各文化機關）。不但如此，這個本性是帝國主義的政府還號召人民去繼續戰爭，以圖征服新的地區、新的殖民地和民族。推動它這樣作的不僅由於它那帝國主義的內在本性，並且由於西方有老大帝國主義國家存在，這些國家不可抑制地力

圖征服新的地區和民族，使它的勢力範圍有被縮小的危險。帝國主義國家爲征服弱小民族進行鬥爭，作爲這些國家賴以維持生存的條件，——這就是帝國主義戰爭進程中暴露出來的情景。沙皇制度的被消滅和米留可夫—克倫斯基政府的登台，並沒有使這種醜惡情景有絲毫改善。自然，由於各邊區方面的「全民族的」機關表現着實現國家獨立的趨向，它們便遇到了俄國帝國主義政府方面不可遏止的抵抗。同時又由於它們確立民族資產階級政權時毫不顧及「自己」工農羣衆底根本利益，所以它們就在工農羣衆中間引起了怨望和不滿。那些所謂「民族兵團」不過是火上加油：對於那種從上面來的危險，它們是沒有力量去對付的；而對於那種從下面來的危險，它們又只是使之更其加厲和加深起來。各「全民族的」機關既無力抵禦外來的打擊，又無法抵禦內部的爆發。剛萌芽的資產階級的民族國家還沒有來得及興盛，就已開始衰頹了。

於是，對於自決原則的舊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解釋就變成了一種空談，失掉了自己的革命意思。很顯然，在這種情形下，是根本談不到消滅民族壓迫和確立弱小民族國家獨立的。很明顯，要想使被壓迫民族勞動羣衆獲得解放和消滅民族壓迫，若不同帝國主義決裂，若不推翻「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由勞動羣衆自己取得政權，那是決不可能的。

這點在十月變革以後更是表現得特別明顯了。

(二)

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

二月革命本身包含有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革命原是由工人和農民（士兵）努力實現的，但是革命結果却不是政權歸工農掌握，而是政權歸資產階級掌握。工人和農民舉行革命時是想要結束戰爭和取得和平的。但是，掌握了政權的資產階級，却力圖利用羣衆的革命熱情來繼續戰爭，反對和平。國內經濟破壞狀態和糧食恐慌情況，是要求剝奪資本和工業企業以利於工人，沒收地主土地以利於農民的。但是，米留可夫—克倫斯基的資產階級政府，却極力捍衛地主和資本家底利益，堅決保護後者免受工人和農民方面的侵害。這乃是由工農一手造成而使剝削者得利的資產階級革命。

同時，國家仍然在帝國主義戰爭、經濟破壞狀態和糧食恐慌情況重壓下受苦受難。前線不斷崩潰瓦解。工廠企業不斷停閉。國內飢荒景象愈益加厲。包含有內在矛盾的二月革命顯然是不足以「救國」的。米留可夫—克倫斯基的政府顯然是無能來解決革命底根本問題的。

需要來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的革命，以便把國家從帝國主義戰爭和經濟破壞狀態的僵局中拯救出來。

由於十月變革的結果，這一革命便來到了。

十月變革既推翻了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權並為代替它而成立了工人和農民的政府，就一舉而解決了二月革命所包

含的種種矛盾。廢除地主富農的萬能權力而把土地交歸鄉村的勞動民衆使用；剝奪工廠企業而把它們交給工人管理；與帝國主義決裂而停止強盜戰爭；公佈秘密條約而揭破侵佔他人領土的政策；最後，宣佈被壓迫民族勞動羣衆的自決和承認芬蘭的獨立，——這就是蘇維埃政權在蘇維埃革命初期所實行的一些基本措施。

這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

革命在中心區發動之後，是不能長久停留在這一窄狹的地域內的。它在中心區得勝以後，就必定要向邊區擴展。的確，革命浪潮自從變革開始時起，就從北部泛濫於全俄各地，就由一個邊區推廣到另一個邊區了。但是，在這裏，它碰到了一道隄防，這就是還在十月變革以前成立的一些「民族議會」和地區「政府」（在頓河區，庫班區，西伯利亞一帶）。問題是在於這些所謂「民族政府」連聽也不願聽社會主義革命這一回事。它們本性上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完全不願意破壞舊的資產階級的秩序，——恰恰相反，它們認為自己的職責是盡力保存和鞏固這種秩序。它們實質上是帝國主義的東西，所以它們完全不願意與帝國主義斷絕關係，——恰恰相反，它們從來也不反對侵佔和征服幾塊和幾小塊「異己」民族的領土，只要有這種機會就是了。所以，這些邊區的「民族政府」向中心區的社會主義政府宣戰，是不足為奇的。它們宣戰之後，當然就成了把俄國所有一切反革命的東西都集合到自己周圍的反動勢力策源地。誰都知道，所有從俄羅斯被驅逐出去

的反革命分子都是投奔到這些策源地去了的，他們都是在這些策源地周圍編成白衛「民族」兵團了的。

但是在各邊區裏，除了「民族政府」之外，還存在有民族的工人和農民。他們還在十月變革以前就已依照俄國中心區的代表蘇維埃來組織了自己的革命代表蘇維埃，始終沒有和自己的北方兄弟們斷絕過聯繫。他們也同樣力求戰勝資產階級，他們也同樣爭取社會主義的勝利。無怪乎他們跟「自己」民族政府發生的衝突日益加厲了起來。十月變革只是鞏固了邊區工農與俄羅斯工農的聯盟，鼓舞了他們確信社會主義的勝利。各「民族政府」對蘇維埃政權進行的戰爭，則把各族人民羣衆跟這些「政府」發生的衝突弄到了完全跟它們決裂，弄到了公開起義反對它們。

這樣就形成了全俄工農的社會主義聯盟，以對抗俄國各邊區民族資產階級「政府」所結成的反革命聯盟。

有些人把各邊區「政府」的鬥爭描寫成爲反對蘇維埃政權「冷酷無情的集權制」而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但這完全是不正確的。世界上再沒有哪一個政權如像俄國蘇維埃政權容許過這樣廣泛的地方分權制，世界上再沒有哪一個政府如像俄國蘇維埃政權給予過各族人民以這樣完滿的民族自由。各邊區「政府」所進行的鬥爭，過去和現在都是資產階級反革命勢力反對社會主義的鬥爭。民族旗幟只是被利用來欺騙羣衆罷了，因爲這是受大衆歡迎，便於掩飾民族資產階級反革命陰謀的旗幟。

但是，各「民族」政府和地區「政府」所進行的這個鬥爭，原是一種力量懸殊的鬥爭。這些處於兩面受攻——外面受俄羅斯的蘇維埃政權攻擊和內面受「自家的」工農攻擊——地位的「民族政權」，一開始戰鬥就不得不實行退却。芬蘭的工人和「拖把黎」*起義而資產階級的「執政政府」逃亡；烏克蘭的工人和農民起義而資產階級的「拉達」逃亡；頓河區、庫班區、西伯利亞一帶的工農起義而卡列金、科爾尼洛夫和西伯利亞「政府」垮台；土爾克斯坦的貧民起義而「自治政府」逃亡；高加索發生土地革命而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和阿捷爾拜疆等地的「民族議會」完全束手無策，——這就是大家知道的事實，這些事實表明各邊區「政府」完全脫離了「自己的」勞動羣衆。各「民族政府」被迎頭擊破後，「不得不」向西方帝國主義者，向歷來壓迫全世界各民族的壓迫者和剝削者求援，來反對「自己的」工農。

這樣就開始了外國干涉和邊區淪陷的時期，——這一時期再次地揭破了各個「民族的」和地區的「政府」底反革命性。

這時大家才看得十分清楚，民族資產階級所力求達到的並不是「自己人民」從民族壓迫下獲得的解放，而是從他們身上榨取利潤的自由，保持自己特權和資本的自由。

* 「拖把黎」是芬蘭的無地農民，他們在受奴役的條件下租種地主土地。——編者註。

這時才明白了，要想使被壓迫民族獲得解放，若不同帝國主義決裂，若不推翻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若不把政權轉交給被壓迫民族的勞動羣衆，那是決不可能的。

這樣，舊的即資產階級的對於自決原則的見解和『全部政權歸民族資產階級』的口號，就被革命進程本身所打破和拋開了。社會主義的對於自決原則的見解和『全部政權歸被壓迫民族勞動羣衆』的口號，則獲得了全部權利和運用的機會。

於是，十月變革既已結束了舊有資產階級解放性的民族運動，就開闢了被壓迫民族工農羣衆的新興社會主義運動的紀元，這個運動底目的是要反對所有一切的——因而也包括民族的——壓迫，反對『自己的』和別族的資產階級政權，反對一般帝國主義。

(三)

十月變革底世界意義

十月革命在俄國中心區獲得勝利和掌握許多邊區之後，是不能局限在俄國領土範圍之內的。在世界帝國主義戰爭和下層民衆普遍不滿的氣氛中；它不能不波及到隣近國家裏去。俄國與帝國主義決裂而從強盜戰爭中解放出來；公佈秘密條約而正式廢除侵略他人領土的政策；宣佈民族自由和承認芬蘭獨立；宣告俄羅斯爲『蘇維埃民族共和國聯邦』和由蘇維埃政權向全世界發出堅決對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的戰鬥呼聲，——所有這一切都不能不對被奴役的東方和流血殆盡的西方發生嚴重的影響。

的確，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次發生的這樣一個革命，它打破了東方被壓迫民族勞動羣衆歷來沈睡的狀態，把他們捲入了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鬥爭。波斯、中國和印度那裏倣照俄國蘇維埃榜樣成立工農蘇維埃的事實，就是充分令人信服地說明這一點。

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次發生的這樣一個革命，它成了供西方工人和兵士倣效的救生的具體榜樣，推動了他們走上真正從戰爭和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的道路。奧匈和德國那裏工人和兵士舉行起義，成立工兵代表蘇維埃，以及奧匈沒有全權的各族人民進行革命鬥爭反對民族壓迫的事實，都是充分鮮明地說明這一點。

問題並不在於東方的甚至西方的鬥爭還沒有來得及擺脫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雜質，——問題是在於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已經開始了，這一鬥爭正在繼續進行並且必定要達到其邏輯的盡頭。

外國的干涉和「外方」帝國主義者的佔領政策，只是使革命危機加劇起來，把一批一批新的民族人民捲入門爭，擴大對帝國主義進行革命搏鬥的地域。

這樣，十月變革既使落後東方與先進西方各族人民彼此發生了聯繫，就把他們集合到一個反對帝國主義的總陣營中。

這樣，民族問題就從反對民族壓迫鬥爭的局部問題發展成爲各民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謀解放的總問題。

第二國際及其首領考茨基該死的罪過，就中是在於他們對民族自決問題始終陷入資產階級的見解，不瞭解民族自決底革命意思，不能夠或是不願意把民族問題放在公開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基礎上，不能夠或是不願意把民族問題與殖民地解放問題聯繫起來。

鮑威爾和倫勒爾一流奧國社會民主黨人愚鈍的地方，本來就在於他們沒有瞭解民族問題與政權問題有不可分離的聯繫，極力想把民族問題與政治隔開，將它禁閉在文化教育問題範圍以內，却忘記了有帝國主義及被它奴役的殖民地這一類「細節」的存在。

有人說，自決和「保衛祖國」的原則，在社會主義革命興起的環境中已被事變進程本身所取消了。實際上，已被取消的並不是自決和「保衛祖國」的原則，而是資產階級對於這些原則的解釋。只須看看那些在帝國主義壓迫下受苦受難而渴望解放的淪陷區；只須看看正在為保衛社會主義祖國抵禦帝國主義強盜而進行革命戰爭的俄國；只須思索一下奧匈目前所爆發的事變；只須看看那些已在自己那裏成立了蘇維埃的被奴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印度、波斯、中國），——只須看看這一切，就可以瞭解按社會主義解釋的自決原則所有全部革命意義了。

十月變革底偉大世界意義，主要也就在於：

（一）它擴大了民族問題底範圍，把這個問題從反對歐洲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變成了被壓迫各族人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謀解放的總問題；

(二) 它爲這種解放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真正的道路，因而大大便利了西方和東方被壓迫各族人民的解放事業，把他們捲入了對帝國主義進行勝利鬥爭的總軌道；

(三) 因此它就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樑，建立了從西方無產者起，通過俄國革命直到東方被壓迫各族人民止的新的革命戰線，以反對世界帝國主義。

本來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東方和西方的被剝削勞動羣衆現今對俄國無產階級表示無法形容的熱烈同情。

主要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強盜們現今對蘇維埃俄羅斯進行瘋狂的攻擊。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和十九

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二百四十一

期和二百五十期上。

署名：約·斯大林。